

#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体制机制创新的新要求

曾光辉

**摘要:**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关键阶段、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也是夯实国家经济根基、增强发展韧性的核心支撑。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日益凸显,但仍存在市场分割固化与要素配置低效并存、政府职能错位与协同机制缺位共生、公共服务不均与保障体系碎片化制约、消费文化培育不足与市场信任缺失并存、环境规制失衡与绿色市场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导致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制约发展动能的持续转化。基于此,要多维度构建协同高效的改革体系,通过筑牢统一市场制度根基、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促进人口流动与消费释放、培育健康积极的消费文化、构建绿色统一市场,强化系统集成推进机制,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关键词:** 强大国内市场;体制机制创新;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1-0058-08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国家战略任务加以部署<sup>[1]</sup>。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sup>[2]</sup>,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这一部署契合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为新时代体制机制创新指明方向,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体制机制改革已形成一批研究成果,重点聚焦要素流动<sup>[3]</sup>、

规则统一<sup>[4]</sup>、监管协同<sup>[5]</sup>等核心议题,提出了制度创新<sup>[6]</sup>、技术赋能<sup>[7]</sup>、治理协同<sup>[8]</sup>等改革路径,为实践推进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对“客观改革成效与市场主体主观获得感存在落差”的现象解释力不足,缺乏跨学科融合的多维度分析<sup>[9]</sup>;二是对地方保护主义新形态、隐性壁垒等深层次问题的应对研究不够深入,难以匹配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实践需求<sup>[10]</sup>;三是宏观政策分析与微观主体感知的联结机制研究薄弱,缺乏可操作的落地路径设计<sup>[11]</sup>,使得现有研究难以充分回应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体制机制创新提出的新挑战。本文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体制机制改革实际,聚焦市场主体获得感提升这一核心目标,系统分析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面临的卡点堵点,重点探究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规则完善、跨区域治理

**收稿日期:** 2025-09-01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问题研究”(24ZDA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研究”(21AKS014)。

**作者简介:** 曾光辉,男,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院长、正高级经济师(福建厦门 361024),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辽宁沈阳 110819)。

协同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方向,构建问题导向、理论支撑、精准施策的研究框架,为破除市场分割、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可行性思路参考。

##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要义与现实紧迫性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关键阶段和制度优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锚定国内大循环,通过夯实市场基础、释放内需潜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大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内需主导、内部可循环的发展格局。完整的分工体系和超大规模内需潜力使大国天然具备实现自主循环的基础。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推动生产与消费形成内在联动,国内市场越强大、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塑造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一方面,大国经济的本质特征规定了自主循环的核心地位。经济活动是动态演进的循环过程,国内市场越强大、要素流动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引力场效应”,越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消费群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区域发展空间,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遵循大国经济规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对我国而言,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既是遵循大国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深刻转型的关键路径,有助于推动产销平衡,保障极端情况下经济社会稳定。

### (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局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传统外向型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本质上是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战略选择,实现了从被动承受外部冲击到主动掌控发展主动权的逻辑转变。首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抵御外部风险的战略屏障。逆全球化思潮推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去全球化”“区域化”重构态势,外部需求的波动性、不可控性显著增强。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模式已难以为继<sup>[12]</sup>。而我国超大规模消费群体与完整工业体系形成的内生循环,可有效对冲国际市场波动,保障经济基本盘稳定。其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掌握发展主动的核心支撑。过去在全球分工中形成的“依附性地位”,导致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难题,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断链风险。强大国内市场能够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和充足试错空间,推动技术迭代升级,打破外部技术垄断;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实现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减少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最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内外循环互促的关键枢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非闭门造车,需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堵点,同时扩大开放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通互鉴<sup>[13]</sup>。

### (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供给与需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动态均衡。过去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新阶段发展要求,而强大国内市场所蕴含的丰富应用场景、多元消费需求和充足试错空间,能够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广阔试验场,成为驱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有利于筑牢创新迭代的试验场根基。强大国内市场蕴含的丰富应用场景、多元消费需求与充足试错空间,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天然的“孵化平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出,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消费需求的升级必然牵引生产技术的革新。超大规模市场使得创新成果能够快速实现规模化应用与迭代优化,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收益,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有利于构建竞争协同的产业升级生态。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压力将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链向高端攀升。正如相关研究指出,“只有坚决地拆除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动机而建构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壁垒,才能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sup>[14]</sup>。在统一市场中,企业无法依赖地方保护获取超额利润,必须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服务水平来赢得竞争优势。同时,竞争中的协同合作又推动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产业支撑。

#### (四)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夯实双循环基石提供基础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而强大国内市场是循环的起点与归宿,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基础支撑。一方面,强大国内市场为双循环格局提供本质支撑。双循环的畅通,根本上取决于国内市场的规模能级与循环效率。作为循环的起点与归宿,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引导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闭环联动,为双循环提供坚实的内在支撑。从实践逻辑来看,强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让国内循环成为国际循环的坚实基础;而国际循环的拓展又能为国内市场注入新动能,实现“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是双循环畅通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双循环仍面临流通效率不高、要素流动不畅等现实梗阻,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层面的市场分割与壁垒制约。因此,需要纵深推进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从而夯实新发展格局的微观基础。此外,人民至上是双循环建设的价值归宿,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后,经济驱动模式正从投资、外贸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升至56.2%<sup>[15]</sup>,这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统一性不断提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锚定民生需求,通过“投资于人”释放内需潜力,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 (五)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符合破解发展现实瓶颈的迫切要求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极强的现实紧迫性,需从需求端、供给端、市场循环多维度精准发力。首先,破解收入分配与保障体系的体制性失衡是激活需求端的关键。需求端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症结,根植于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其本质是收入分配制度、就业保障体系与消费环境建设的协同不足。从收入分配体制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占比

偏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不足的制度性问题长期存在,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增长缺乏坚实的制度支撑,劳动者在价值分配中未能充分共享发展成果,直接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其次,破解政绩考核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性错位是优化供给端的核心。供给端效率不高与市场环境不优的突出问题,核心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性错位,尤其是“唯GDP”的政绩观、发展观以及不当的地方政府考核评价制度,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市场分割等问题,严重制约超大规模市场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sup>[16]</sup>。最后,破解供需衔接的制度性梗阻是畅通市场循环的关键。市场循环不畅是制约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的关键堵点,其核心在于供需衔接的制度性梗阻。从流通环节来看,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仍高于发达国家,根源在于流通领域的标准不统一、基础设施联通不足、市场化运作机制不健全,导致商品流通成本高、效率低,阻碍了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 二、现行体制机制不适应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我国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激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效。但现行体制机制仍存在深层次短板,部分改革成效尚未完全固化为制度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 经济体制:市场分割固化与要素配置低效并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已通过公平竞争审查、要素市场试点等举措打破了一批显性壁垒,市场统一性有所提升,要素流动效率较以往明显改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8月22日发布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部门清理了4218件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政策措施,查处了239件行政性垄断案件。2025年8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指出2025年1—4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为40.4%,较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同期全国跨省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8.2%。这些数据表明,市场交易成本正在降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的趋势初步形成。然而,从体制机制根源来看,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尚未根除。一方面,市场分割

与地方保护的顽疾尚未根除,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障碍。部分地区在政府采购、招投标中仍通过“量身定制”资质要求、设置隐性门槛等方式限制外地企业参与,与长三角地区“跨省联合采购”的成功实践形成反差。这些行为造成了地方市场分割、产业结构趋同与低层次低质量重复建设,导致市场碎片化,无法形成统一的价格信号与竞争规则,严重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sup>[17]</sup>。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尤为突出,市场化配置的全国性制度框架尚未健全。当前,土地、资本、数据等关键要素的全国统一交易规则、定价机制仍不完善,行政干预要素配置的深层问题未完全解决。

### (二)行政体制:政府职能错位与协同机制缺位共生

我国通过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央地权责划分、探索区域协同机制等举措,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取得了量化成效,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十四五”以来,全国企业净增 1999.9 万户,个体工商户净增 3394.6 万户。但在行政体制的系统性适配方面仍存在若干问题。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部分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中与企业博弈的利益主体和竞争主体,没有从更高的层次、更大的市场、更广的空间范围规划本地的发展方向。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的倾向,其根源在于政绩考核体系中 GDP 增速权重仍有残留,且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缺乏法治化界定<sup>[18]</sup>。另一方面,在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产业链布局等方面,各地往往各自为政、恶性竞争,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尽管部分区域已形成协同发展范例,但全国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调、成本分担机制尚未健全,央地权责划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导致“合成谬误”“分解谬误”频发。

### (三)社会体制:公共服务不均与保障体系碎片化制约

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一体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推进改革,社会保障转移接续的便利性不断提升,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不断夯实。然而,社会体制的“碎片化”问题,正成为阻碍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抬高社会交易成本的隐形壁垒。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成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屏障。强大国内市场建设需要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当前社会体制存在明显制约。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仍过度集中于

大城市,其根源在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不匹配,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权责划分不够清晰。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与信用体系的制度衔接存在短板。社保统筹层次偏低、转移接续机制不完善,本质上是社会保障体制与全国统一市场的适配性不足;社会信用体系缺乏全国性立法支撑,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

### (四)文化体制:消费文化培育不足与市场信任缺失并存

我国持续放宽文化市场准入,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本土品牌文化培育初见成效,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为文化消费市场扩容奠定了基础。但从构建强大国内市场所需的软环境来看,文化体制的深层制约不容忽视。一方面,文化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脱节,文化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当前,文化领域跨区域监管规则不统一、审批流程烦琐,其根源在于文化体制中行政分割与市场一体化发展的矛盾,优质文化内容创作的激励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市场信任构建的制度保障不足。契约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缺乏系统性制度支撑,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五)生态文明体制:环境规制失衡与绿色市场发展滞后

当前,我国已建立了初步的绿色产品认证制度,环境督察力度不断加大,部分区域探索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为绿色市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5)》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8 月底,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已达 478.26 亿元;2024 年碳排放配额年度成交金额达 181.14 亿元,创历史新高。绿色产品认证目录覆盖 122 种产品,有效证书近 4 万张,涉及企业 8000 余家。然而,绿色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统一性,仍是建设全国绿色大市场的短板。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全国统一制度尚未建立。区域间环境规制标准差异较大,部分地区为吸引投资降低环保门槛,形成“污染避难所”,其根源在于生态环境规制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依据和执行标准,地方政府在环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利益权衡存在体制性诱因。另一方面,绿色市场发展的制度框架不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使得环境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内部化。

### 三、构建适应强大国内市场要求的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路径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涉及多领域、跨层级的系统性改革工程,需坚持系统观念与辩证思维,精准把握中央统筹与地方积极性、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破除旧制与建立新规的辩证统一,针对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突出短板,从制度根基、治理边界、社会支撑、文化引领、绿色转型等维度构建协同高效的改革体系,强化系统集成推进机制,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筑牢统一市场制度根基

#### 1.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

加快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明确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框架。其一,强化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营造鼓励创新、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其二,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及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推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确保“非禁即入”落地生根,严禁地方政府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退出和迁移,消除市场准入中的隐性壁垒。其三,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全链条工作机制,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规范平台经济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四,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覆盖全市场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降低交易成本,防范市场风险。

#### 2.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释放市场潜力的关键环节。其一,深化“土地跨省交易”试点建设,建立中央统筹、地方联动的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平台,规范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流程与收益分配机制。其二,强化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协同配合,统一债券市场准入标准与交易规则,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跨区域融资服务对接机制。其三,构建央地分工协作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机制,建立社保关系“跨省通办、无缝衔接”机制。其四,促进要素资源公平高效配置,明确数据权属、定价与交易规则,打通技术、数据等新要素跨区域流动通道,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

#### 3.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对含有

地方保护、指定交易等内容的政策“一律清理”,从源头遏制市场分割。其一,以负面清单方式,明确地方政府在招商中的禁止性行为,严禁违法违规给予税收返还、土地优惠等政策倾斜。其二,建立中央统筹协调、地方分级负责的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制定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执法标准与程序指引,压缩各地监管自由裁量权,实现违法线索共享、执法结果互认。其三,建立中央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产能信息共享、协同调控机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

#### 4.构建现代流通体系

流通体系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高效的流通体系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要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加快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其一,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结算”,降低物流中转成本。其二,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统一货物运输、仓储、包装等标准,清理地方自行制定的差异化流通标准,消除流通领域的技术壁垒。其三,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电商物流等专业化物流,提升流通效率,保障商品流通的及时性与安全性。其四,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流通效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让流通更好地服务于生产与消费。

(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 1.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需从“越位点”退出,以“看得见的手”的“减法”换服务的“加法”和“看不见的手”的“乘法”。其一,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权限分级分类下放,推行“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其二,减少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聚焦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当好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三,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位一体的政府行为规范体系,明确政府行为边界,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2.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改革政绩考核制度是遏制地方保护的根本举措,要完善经济、生态、民主、文化、法律、社会等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其一,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情况、公平竞争审查成效、市场壁垒清理进度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引导地方政府重视市场统一建设。其二,弱化GDP增速权重,强化发展质量、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评价指标,推动地方政府从追求规模速度向注重质量效

益转变。其三,建立中央主导、区域联动的跨区域合作项目考核机制,对参与区域协同发展、要素跨区域流动、统一市场建设的地区给予考核加分,形成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生动力。

### 3. 构建央地财政均衡制度

破解地方保护需从利益机制入手,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其一,深化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构建合理的税收分享与转移支付机制。其二,建立中央统筹的跨区域税收协调机制,明确税收分配规则,推行跨区域经营企业税收汇总缴纳与分成办法,消除地方因税收利益而设置壁垒的动机。其三,推进财政事权划分的法治化,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条例,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减轻基层财政压力。

### 4. 完善中央统筹与区域协调机制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必须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融入相结合”。其一,建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相关部委牵头负责、地方政府协同参与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协调机制,解决“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等问题。其二,建立地方政府间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主动融入全国市场体系,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对接。其三,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在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建立投资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模式,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三) 创新社会体制机制,促进人口流动与消费释放

#### 1.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需加快重点领域场景开放,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作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融入新场景,并将此逻辑延伸至公共服务领域。其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明确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的最低保障标准,确保城乡、区域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二,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构建央地联动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开展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让落后地区居民也能享受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其三,完善常住人口市民化机制,强化中央对地方常住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与考核督导,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 2. 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一,提高社保统筹层次,按照“中央统筹、分级管理”原则,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医疗保

险省级统筹并向全国统筹过渡,消除社保体系的区域分割。其二,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社保缴费、待遇申领、关系转移等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其三,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信息系统,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关系无缝衔接,确保劳动者“账随人走、钱随账走”,保障跨区域就业人员的社保权益。其四,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制度,扩大社保覆盖面。

### 3. 完善社会治理与信用体系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诚信社会的支撑。应强化顶层设计,以建设高标准的强市场为目标打通市场堵点。其一,加快制定《社会信用建设法》,提升公共信用数据与人行征信、市场信用数据的归集共享质效,构建全国一体化、智能化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精准各类主体信用画像,推动信用评价结果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市场交易、金融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其二,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由中央层面明确联合奖惩清单与实施规则,地方层面落实具体措施,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市场禁入,提高失信成本。其三,培育信用服务市场,拓展信易贷等各类“信用+”应用场景,发展征信、评级、担保等中介机构,为市场交易提供信用支撑。其四,加强信用文化建设,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

(四) 完善文化体制机制,培育健康积极的消费文化

#### 1. 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基础思想,在文化领域破除行政壁垒。其一,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文化领域开放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演出、影视、出版市场准入与监管规则,促进文化要素自由流动。其二,加大对优质文化内容创作的扶持力度,建立文化创新激励机制,鼓励创作反映时代精神、满足人民需求的文化产品。其三,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文化消费新业态,拓展文化消费场景,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其四,培育本土文化品牌,提升国货认同感,引导消费升级,夯实国内市场的本土基础。

#### 2. 强化市场诚信文化建设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需加强监管执法,健全市场机制,让政府更有为,市场更有效。其一,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惩处力度。其二,将企业诚信经营情况纳入全国统一信用评价体系,引导企业树立长期经营理念。其三,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曝光失信行为,形成舆论压力。其四,建立政府公信力评估机制,提升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营造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 3.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非封闭保守,而是要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应秉持开放思维,坚持开放发展,深化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通。其一,扩大优质文化产品进口,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同时引入国际竞争,倒逼国内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其二,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其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化环境,吸引国际文化资源向国内聚集。其四,推动内外贸标准、检验认证、监管规则衔接融合,促进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跨境流通。

### (五)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构建绿色统一市场

#### 1.统一生态环境规划标准

其一,由国家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全国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碳排放基准,明确地方标准制定权限与备案程序,严禁地方通过降低环保标准设置市场壁垒,消除区域“污染避难所”效应。其二,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数据共享平台,实行“中央监测总站统筹、地方监测机构联动”的监测机制,实现监测数据全国联网、实时共享。其三,完善环保督察制度,建立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日常监管衔接机制,确保环境规划标准得到严格执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 2.建设统一的生态环境要素市场

应突出要素和资源市场的建设,尤其是城乡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生态环境和能源等统一市场的建设。其一,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完善全国碳市场交易机制,逐步将更多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切实发挥市场机制在碳减排中的作用。其二,建立用能权、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机制,明确交易规则、定价机制与利益分配模式,实现环境容量资源优化配置。其三,完善纵向与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横向补偿,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 3.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

需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作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融入新场景。其一,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

识体系,实现“一个标准、一次认证、全国通行”的认证模式,方便消费者识别与选择。其二,对绿色产品消费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降低绿色消费成本,引导居民扩大绿色消费。其三,政府优先采购绿色产品,将绿色采购比例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社会绿色消费需求增长。其四,加强绿色消费教育,提升全民环保意识,营造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为强大国内市场注入绿色动能。

### (六)构建系统集成的改革创新推进机制

#### 1.强化顶层设计

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个系统工程,需加强中央层面的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其一,成立中央层面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地区改革进程,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其二,制定《强大国内市场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主体,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公平竞争审查、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任务分解到年度,确保改革有序推进。其三,建立改革评估机制,实行“中央评估与地方自评相结合、第三方评估为补充”的评估模式,定期评估改革成效并动态调整政策,提高改革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 2.鼓励地方探索创新

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发挥地方积极性,赋予地方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其一,选择改革需求迫切、基础较好的区域设立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破除地方保护、要素市场化配置、区域协同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其二,建立改革经验复制推广机制,分批次向全国推广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对试错行为予以包容,营造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加快推广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优化分工,构筑起新能源汽车“4小时产业圈”等成功案例,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实践样本。

#### 3.完善法治保障

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其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完善社会信用建设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制度标准的刚性约束。其二,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建立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统一执法标准和程序,确保市场规则的严格执行。其三,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的法律体系,为强大国内市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 结 语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一项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更是一场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当前,我国市场体系面临的堵点、痛点、难点,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制约,表现在市场分割、政府职能错位、公共服务不均等多个维度。破解这些难题,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推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等领域的系统性重构。“十五五”时期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攻坚阶段,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以制度型开放提升市场能级,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效率提升,以法治化保障市场公平,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J]. 求是, 2023(8):4-10.
- [2]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N]. 人民日报, 2025-10-28(1).
- [3] 洪银兴. 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贡献[J]. 经济学动态, 2021(12):10-15.
- [4] 江小涓.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N]. 人民日报,

2024-06-13(15).

- [5] 张卓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J]. 经济研究, 2022(01):29-36.
- [6] 黄先海, 高亚兴.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11):118-136.
- [7] 洪银兴.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5(11):5-11.
- [8] 刘伟, 范欣. 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J]. 管理世界, 2022(2):1-16.
- [9] 迟福林.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J]. 区域经济评论, 2024(5):26-31.
- [10] 刘世锦. 扩消费、稳增长与结构性改革[J]. 广东社会科学, 2025(5):5-15.
- [11] 蔡昉. 如何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J]. 东岳论丛, 2023(3):118-124.
- [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发展报告 2024[R].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4:34-36.
- [13] 黄群慧.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规律性认识[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5):23-35.
- [14] 张军扩. 中国区域政策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11):1-12.
- [15]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 2025-03-01(5).
- [16] 周黎安.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 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J]. 学术月刊, 2023(3):5-21.
- [17] 陆铭. 大国大城: 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156-158.
- [18] 樊纲. 政府与市场: 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123-125.

##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in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Zeng Guanghui

**Abstract:**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ased on the critical stag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n response to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ot only a strategic cornerstone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a core support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enhancing development resil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depth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landscape, China's advantages of a super-large-scale marke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solidification of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the misalignment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imbalanc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fragmented security systems, insufficient cultivatio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the lack of market trust, and unbalanc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backward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market. All these issues prevent the full release of the potential of the super-large-scale market and constrain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mentu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and efficient reform system. By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a unified market system,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romoting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cultivating a healthy and positive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a green unified market,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we can provide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ransform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uper-large-scale market into developmental momentum.

**Key words:** strong domestic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deepening reform

责任编辑: 刘 一